

“天下第一嫂”

汪正煜

艺术家中有许多踏踏实实、优秀的共产党员。电影明星王馥荔就是其中一位。她曾被称为中国影坛上的“天下第一嫂”，其作品《金光大道》《咱们的牛百岁》等早已脍炙人口。她的演技毋庸置疑，更可贵的是她善于以自己的闪光

照亮别人。我有幸和她有过两次愉快合作，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电视剧《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中，我和她是第一次合作。那是我第二回演宋耀如，导演潘霞派副导演找到了我，第二天就要拍戏。宋家的戏基本在陕西北路369号宋家老宅拍摄。到门口，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整齐的涂了黑色油漆的竹墙，黑色铸铁镶嵌花纹的大铁门

默默地游入目光隔在高高的竹篱笆墙外，给人以深不可测之感。别瞧不起这座冷落的花园洋房，它曾经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显赫的宋氏家族的住宅，许多重大事情在这里发生。翌日，在宋家大花园里拍。大桌子上放着水果，宋家人围坐谈天，实际上讨论宋庆龄的婚事。台词已背出。王馥荔、李玲演霞龄和庆龄，周贤珍饰宋母，她曾饰演《红楼梦》中王夫人，都是文艺大腕。她们在镜头前沉稳的表演，已经制造一种气氛，让我很快进入了角色。尤其是王馥荔笑眯眯地说着台词，更使我明白，要以儒雅气质出既无所谓又极力反对女儿同孙中山结婚。而这种分寸感，是对手戏中引导而来的。戏拍得很顺利，我从导演潘霞透过眼镜片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一点。

后面的戏在屋里拍。此剧的宋耀如有大段台词，我背台词和记忆力还差强人意，但是，王馥荔等人的表演对我入戏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当宋耀如看到女儿决意和叔叔辈的孙中山结婚，痛苦至极。这场戏是对演员的考验，我事先已把台词背熟，开拍时此情此景在胸中翻滚，当宋霭龄的话一说完，我的泪水就开始夺眶而出。导演原先拍中景，当即让摄像推成特写镜头。潘导没有赞扬，只点了点头“OK”一声，一次通过。

说句玩笑话，我的艺术之路是明星们铺路引导的。第一集中，宋耀如说服教友让女儿赴美留学这场戏，是在两个月后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拍的。那天来的群众演员，我一看吓了一跳，都是海政话剧团名角，我是看他们的戏长大的。就像王馥荔，她出名时，我还没有步入影视圈呢。

那年七月，我们去北戴河拍戏。大热天，每天拍戏到傍晚五点左右，我们就到海边游泳，我游泳还不错，王馥荔等就想像个小姑娘，会惊讶和赞叹，还会逗我。演宋美龄的张晓敏也孩子似的笑问：“你怎么老是演我父亲的啊？”王馥荔和李玲晚上乘凉时常买西瓜，总会喊我：“咱爸，来吃西瓜。”那时我受出版社之托也在写写东西，她们就笑我：“怎么像个大姑娘似的。”还会再三关照“不要老躲在屋里”。北方的西瓜很甜，爽口。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想说，我们共产党人，并非有人误解的总是板着脸，而是有温情、有同志和朋友的关爱。在和馥荔、李玲、晓敏、潘导拍戏的日子里，我深有感受。

和王馥荔第二次合作是描写南浦大桥建设的电视剧《大桥下》，她演总工程师，我是她手下一名工程师。我说：“这次你比我大了。”这以后，我们没见过面，但她在央视的演出，我每次都看。王馥荔很忙，是政协委员，开会不少，拍戏很多，但把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看得更重。她所在的“中国广播艺术团”组织的学习，她从不缺席。她说过，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艺术水平，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才能塑造出丰满的艺术形象。我想，在这建党百年的光辉岁月里，她一定能把更优秀的节目献给亲爱的党。



苏州河(上海段)两岸沿线贯通，步行其间，每每想起学生时代在苏州河畔生活的情景。

我大约在1932年前后随家人入浙江路桥东侧、苏州河北岸(当时习称“滨北”)，直到上海解放，可以说是天天面对苏州河。那时，苏州河是内河航运要道，每天来往着各式各样的货船，大抵是十几二十米长的木船，在市内行驶，都是依靠人力摇橹(大船双面有橹，小船单面有橹)、撑篙，出了市区才能张帆航行。绝大多数木船都是一家人为单位，船民以船为家。

在浙江路以西的苏州河两岸，大抵是各个仓库，也间有一些工厂(如新闻路桥西侧的荣氏福新面粉厂)，而在浙江路桥东侧，尤其是滨北，则是鳞次栉比的商店。由于货运繁忙，因此南北两岸每隔几十米建有码头。在天妃宫桥(即天后宫桥，也即现在拓宽了的河南路桥)西北侧，则是客运码头，每天有开往苏、锡、杭、嘉、湖(湖州)各地(包括途经各个主要集镇)的班轮。往往一艘轮船要拖一二艘客船。从这里往西一直到福建路桥(当时叫老闸桥)，两岸都是一般的货运码头。那时益汤弄桥、山西路桥，已名存实亡。

在浙江路桥东至南苏州路一侧曾有一垃圾码头，还有垃圾仓库，所以浙江路桥一直被叫成垃圾桥。后来垃圾码头迁往南苏州路靠近西藏路桥一侧，所以浙江路桥就习称老垃圾桥，而西藏路桥叫新垃圾桥。垃圾桥的西北侧就是四行仓库。这里附带说一下，某电视剧提及：苏州河泥城桥，很多人误以为泥城桥就是西藏路桥，实际上，那时的泥城桥应该是在北京路(现北京东路)、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西藏路(现西藏路)中间的大岔路那里，即原星火日夜商店门口一带。

浙江路桥之东，近福建路、北苏州路一侧，是相当地大的粪码头，约有几十米长(对面是一将近十间门面的染有深黄色的仓

库)。当时，都是靠每天由粪车工人推着车到每户门口倒马桶。天亮前后，粪车工推车到每家每户门口，高声吆喝，就像滑稽艺人说唱中喊的：“哇哦……三层楼浪拎下来！”住在苏州河畔，每天半夜能听到不绝于耳的“咯隆咯隆”发出的粪车声。粪车木质黑漆，朝天一面一个大口(有盖)，前侧有木塞。粪车一到码头还得排队，码头有三四个，河旁停靠近郊农村来装粪的小船(一般长六七米左右)。粪车推上码头，出粪时拔去木塞，倾泻而下，难免溅入河道，岸上岸下把码头、河道弄得脏乱不堪。

近浙江路桥东北侧，还有一石灰码头，沿岸通常有七八条石灰船依次停靠。长约二十米、十多米，也是敞口木船。有一个特点，不能进一点点水，石灰一碰水就会溶化，发出爆裂声。我记得十多岁时，曾目睹一艘装满石灰的船不慎进了水，刹那间，噼噼啪啪烟雾腾腾，船上一家老小大哭大嚎，惊慌失措。几十分钟后，眼睁睁看着整艘船沉没水中，其状惨不忍睹。

和黄浦江一样，苏州河也有潮水，每天有子午潮，特别是朔望潮，水很大。那时不像现在筑有堤岸，都是赤裸裸的码头，每逢涨潮，河水常常往阴沟中倒灌，有时不但整个码头被淹没，还会淹没大半

一群黑天鹅在绿荫成林的水泽中游弋、旋转，就像一群技艺高超的芭蕾舞演员，在宽大的舞台上自由而愉快地翩翩起舞。不一会儿，它们排列成人字形的队伍，整齐地张开双翅向前滑翔。领头的黑天鹅伸直头颈，扑扇着翅膀起飞，身后跟随着伙伴们。这群黑天鹅借助水面滑翔的力量，一起展翅高飞，飞上了天空。

空中，黑天鹅们一字排开，齐头并进，这是在做“选拔”准备。不一会儿，变换成人字形(倒V形)队列，领飞的头鸟脱颖而出，它们飞翔的姿态和变换的队形极其优美。又过了一会，这群黑天鹅改成直排一溜的队形，在飞行过程中不断轮换领飞的头鸟。带头领飞的黑天鹅飞了一会，自动减速退到末尾，由第二名充当领飞的头鸟。不一会儿，带头的黑天鹅又退居末尾，由前面的新的头鸟



迎接黎明的工作者 钱洪庭摄

条马路。潮退后，马路上垃圾遍布，一地狼藉。

上海解放前，马路不像现在修路时逐步垫高，所以浙江路桥的坡度相当高，人力车、三轮车要上下桥相当吃力。桥两旁常有不少乞丐停立，每逢黄包车、三轮车要上桥，就在车后推一把，向乘客讨些零花钱。有时，有些乞丐把车子推到桥顶，待车子往下时，还会抢夺乘客的帽子，就是所谓“抛顶官”。

那时，马路上要饭的小乞丐也有不少，到冬天，又饿又冷，难免有“冻死骨”。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在1945年大年初一早晨(那年日本投降，所以我记得清楚)，听到有人喊邻家门口冻死了一个小瘪三。我不顾大人阻拦，偷偷去了，看到一个小乞丐，衣衫褴褛，僵死在门口，大概是大年夜冻死的。

近年我多次故地重游，看到两岸都筑起了堤岸，辟有可人行步道，一路走来，心旷神怡。真是岁月沧桑，换了人间。

我们从波尔多回巴黎，下午去找钱兄。他等在地铁出口，一看肚皮就知道这几年书没少读。他带我们到“家后面”的步行街喝一杯，坐下第一句话：“依圆润不少嘛！”还指我肚皮：“衬衫都扣不拢啦！”善语如此，看来做好了回国工作的准备。

我一眼认出，钱兄的朋友圈里拍过这店。钱兄说这里他们常来，右边卖水果，左边卖肉，肉店里的烤鸡味道跟中国超市的差不多。旁边有座小教堂，前两个月论文攻坚，他就在那里写。后来璐璐学他，被牧师抓住：“这里不是办公室！”见女孩语塞，又发慈悲：“是不是今天太热了，这里凉快？写吧写吧！”钱兄怪璐璐不机灵，换自己就讲：“写论文太苦闷，想靠上帝近一点，寻求启发。”我说你用宗教关照科学研究，论文大灵不灵的。

钱兄又带我们到巴黎高师和先贤祠绕一圈。他存心依上海话的音，把“绕”念成“尿”，好像我们一路水淋嗒滴圈地盘。妻子到哪里，对房子都有兴趣。钱兄说巴黎公寓里套房大小不一，你看那几扇窗户外面阳台连通，就是一套大房子；楼上各管各的，都是小单间。而钱兄住得比它们都高，在灰白墙面上，孟莎式屋顶的青灰薄瓦里面。

钱兄默默计算，按时把我们领到住处。公寓沿街，进门是一条细细的走廊，到底，右手墙上几排信箱，钱兄姓名独大，怕邮差过家门而不投；左手是木制旋转楼梯，中空的竖井塞进迷你电梯，肉贴肉正好立三个瘦子。钱兄让我和妻子进去，自己一步两级扶摇而上。

电梯到，人也到。钱兄开门探头，叫两声“璐璐”，璐璐在沙发床上睡着了，才起来懵懵懂懂打招呼。反正也不是初见的新妇。钱兄说，楼顶本来是女佣宿舍，璐璐忙问，是“佣人”还是“用人”？三个中国人无语相觑。璐璐又问，你们念“即(jí)使”还是“即(jì)使”？妻子念“jì”，钱兄念“jì”，我知道字典典“jì”而仍旧念“jì”，璐璐满意地笑笑。

女佣间的大小和我从前的单人学生宿舍差不多，也有厨卫，可是钱兄和璐璐同住，难免局促。钱兄老早就问我想吃什么，我说火锅，因为他们吃过火锅，还向我招招。可钱兄说灶台太小了。过两天发来照片，一只工具箱，叫我猜猜是什么？紧接着一段视频，肉肉的手指扳开搭扣，旁白“见证奇迹的时刻”——一只卡式炉。钱兄在沙发床和电子琴间，正好铺下瑜伽垫，中间横一张小炕桌，炕桌上摆炉子，旁边一圈小菜。两人相对盘腿坐在地上，两人并排垂足坐在沙发上。不一会儿锅热汤开，雾气升腾，香满一室。

其实屋里有小小的餐桌，小小的书桌，各摆了一只笔记本、一台显示器，电线交横，是钱兄和璐璐的学术道场。他们固非因为穷困而蜗居，我却不禁想起梅尧臣的那首诗：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从巴黎写到明斯特

充当领飞者，以此类推，不断更新领飞者，以保持领飞者的体力和整个团队的速度。黑天鹅们在空中绕飞了约一个小时后，又回到起飞时的那片水泽，徐徐降落到潭中歇息嬉戏。这一幕发生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森林公园里，是一位摄影爱好者跟踪拍摄的清晰实况视频，空中的情景是采用无人机跟拍合成的。当我看到这段视频时，除了为摄影爱好者的精湛拍摄技术喝彩，还为这群美丽黑天鹅的“杰出表演”感到由衷的赞叹。我赞叹它们在水中游弋、滑翔、起飞的美丽姿态，赞叹它们在空中集体飞翔的壮丽景观；我赞叹大自然赋予了鸟类良好的生态环境，更感叹候鸟生物特有的“集体主义精神”！

这段黑天鹅的视频，让我想起“大雁齐飞”的故事。在我们的孩提时代听说、或目睹过雁群在空中排成一字形和人字形队列飞行的样子，这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是成人和孩子们的生活常识。当然，关于黑天鹅的故事，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清晰的空中变换队形的视频，这加深了我对“大雁齐飞”的理解。大雁、黑天鹅……还有其他一些候鸟，都有类似的“集体主义精神”，这是自然界告诉我们的常识，也是生活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人类在体育运动的接力赛中也都引用了仿生学原理，在那些长跑运动员和自行车运动员的集体队伍中可以看到“轮流领跑”的伙伴，这是一项体育规则，是运动员团队取得胜利的一种保障……

“大雁齐飞”，读者朋友，您从中悟出了什么？特

浙江路桥畔的回忆

华启南

充当领飞者，以此类推，不断更新领飞者，以保持领飞者的体力和整个团队的速度。黑天鹅们在空中绕飞了约一个小时后，又回到起飞时的那片水泽，徐徐降落到潭中歇息嬉戏。

这一幕发生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森林公园里，是一位摄影爱好者跟踪拍摄的清晰实况视频，空中的情景是采用无人机跟拍合成的。当我看到这段视频时，除了为摄影爱好者的精湛拍摄技术喝彩，还为这群美丽黑天鹅的“杰出表演”感到由衷的赞叹。我赞叹它们在水中游弋、滑翔、起飞的美丽姿态，赞叹它们在空中集体飞翔的壮丽景观；我赞叹大自然赋予了鸟类良好的生态环境，更感叹候鸟生物特有的“集体主义精神”！

这段黑天鹅的视频，让我想起“大雁齐飞”的故事。在我们的孩提时代听说、或目睹过雁群在空中排成一字形和人字形队列飞行的样子，这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是成人和孩子们的生活常识。当然，关于黑天鹅的故事，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清晰的空中变换队形的视频，这加深了我对“大雁齐飞”的理解。

大雁、黑天鹅……还有其他一些候鸟，都有类似的“集体主义精神”，这是自然界告诉我们的常识，也是生活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人类在体育运动的接力赛中也都引用了仿生学原理，在那些长跑运动员和自行车运动员的集体队伍中可以看到“轮流领跑”的伙伴，这是一项体育规则，是运动员团队取得胜利的一种保障……

“大雁齐飞”，读者朋友，您从中悟出了什么？特

七夕会

那个穷山村，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定居，如今站在村里的公路上，只见二公里外那众多的高压线塔矗立着，预示着这里又将开始新一轮的建设热潮。身临其境，心里实在抑制不住的高兴。

住一位好友老伊虽已过世多年，但我们的友情被他的三个子女传承了下来。那天老伊的大儿子、大孙子各开着一辆私家车来到125公里外的县城接我们，我向老伊的大孙子表示感谢，这个十多年前在抗洪救灾中火线入党的小伙子十分认真地说了句话：您和我爷爷、奶奶50多年前建立起来的友谊就该该我们来接下去。没错，我与延边父老兄弟的友情已在第三代里扎了根，视彼此如亲人，珍惜爱护这段历史机缘造就的情。

难忘的延边行

肖俊锋

歌舞，让观众看得群情振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日新月异，这个东北边境城市如今也有了空调公交车；长白山下的第一镇——白河镇，现在成了全国闻名的避暑胜地；甩掉贫困帽子的文昌村小巩书记兴奋地向我们介绍着他们村生产的开袋即食当地松子和用山上药材制作的香皂；当年我下乡的

已经从东北回到上海好多日子了，这次在“第二故乡”的每一天的情景都时常在我脑海里重现，有时竟会夜不能寐。

比我大几岁的亲家夫妇早在十几年前就说过，想哪天随我到当年下乡的东北去看看。亲家夫妇未曾经历过上山下乡，对“外地”比较向往，更对我当年下乡的东北农村和长白山充满好奇。这次我与他俩商定坐火车走，这样可以一路粗览北方的风土人情。7月中旬，我们走马观花游逛了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后，来到了延边境内。

外孙女正在暑假期中，因为有事未能与我们同行，隔一周后独自坐飞机到延吉，再转车来安图县与我们会合。年已80岁的刘兴邦老大哥夫妇当年待我如亲弟弟，这次得知我们

旅游